西漢會要

五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漢會要

(五)

徐天麟撰

西漢會要卷二十

宋徐天麟撰

禮十五凶禮

服制

孝文遺詔曰。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嘗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姻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本紀。

孝宣地節四年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

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本紀

結以倚廬場雄傳注云行服三年也漢律以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

服舍江都易王傳師古曰倚廬聖室之次也

喪葬雜錄附

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于長樂宮丁未發喪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已下棺也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本紀

惠帝即位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視作斥土者將軍四十金本紀服虔曰斥土擴土也

文帝至霸陵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鋸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張釋之傳

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郎中令張武爲復土將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葬霸陵本紀

武帝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許昌御史大夫嚴青翟坐喪事不辦免田蚡傳

元帝時貢禹奏言武帝時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

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諸園陵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貢禹傳）

元帝崩。有司言乘輿牛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成紀）

哀帝建平二年。帝太后丁氏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孝子事亡如事存。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園。遂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本紀）

平帝元始五年。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葬康陵。（本紀）

孝景中二年。令諸王薨。大鴻臚奏謚誄策。列侯薨。大行奏謚誄策。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賵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本紀）

雜錄

楚元王夫人薨。賜塋。（楚元王傳。師古曰。謂爲界域。）

霍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本傳。）

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罪其中。當下獄自殺。（李廣傳。）

張安世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賜塋杜東。（本傳。）

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椁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輼輬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霍光傳。）

楊王孫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眞。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

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高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高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眞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流水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殣。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損財于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高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贏葬。本傳。

恤死事

漢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高紀。

八年。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槨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高紀。

文帝十四年。封侯孫單父卬以北地都尉力戰死事。子侯。功臣表。

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傳。

景帝中二年。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者四人子。皆爲列侯。本紀。

武帝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百官表

西漢會要卷二十一

宋徐天麟撰

樂上

樂舞雜錄附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笙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洞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

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己所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氏皆因秦舊事焉。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酣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二百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爲員。文景之間。禮官肆業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泰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數百人。皆肅然動心焉。其餘巡狩禱應之事。不序郊廟故弗論。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于後嗣。猶得有所祖述。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娀姜原。禹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明著于當

世。遺譽垂于無窮也。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于鐘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于朝廷。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暆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宏董仲舒等。以爲音中正雅。立之太樂。春秋鄉射。作于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衆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暆等守習孤學。大指歸于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斷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閒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稱之。況于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于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卽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衞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衞之聲興。則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衞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

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邡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祠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篪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縵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爲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胴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太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嘆也．禮樂志．

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泰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皓。冬歌元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宏曰。黯誹謗聖制當族。（樂書。）

雜錄

太常屬官有太樂令丞。（百官表。）

宮商角徵羽。職在太樂。（律歷志。）

武帝策董仲舒曰。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治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歌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云云。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

具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雅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蕭仲舒傳。）

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郊祀志。）

宣帝本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本紀。）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王褒傳。）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本紀。）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聲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賨銅丸以擿鼓。（擿持益反。）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迺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陳惠李微。皆黃門鼓吹。）於是上嘿然

而笑。（史丹傳。）

平帝元始元年。放鄭聲。五年。徵天下通知鐘律者。（本紀。）

西漢會要卷二十二

宋徐天麟撰

樂下

樂章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其詩曰。

大孝備矣。休聽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廷。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來宴娭。庶幾是聽。粥粥音送。細出入情。忽乘青云。熙事備成。清思眇眇。經緯冥冥。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臻。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壹矣。皇帝孝德。竟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臣承德。行樂交逆。簫勺羣慝。肅爲濟哉。蓋定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

豐草葽。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被無極。

雷震震。電燿燿。明德鄉。治本約。澤宏大。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

都荔遂芳。宜侯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元四龍。回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桂華。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美芳。

磑磑卽卽。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民之則。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

練時日。侯有望。焫膋薌。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斿。垂惠恩。鴻祜休。靈之車。給元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放悲。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

旦。承靈億。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徧觀此。眺瑤堂。衆嫮並。綽奇麗。顏如茶。兆逐靡。
被華文。厠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茝蘭芳。澹容與。獻嘉觴。
練時日一。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偃武。后土富媪。昭明三光。
穆穆優游。嘉服上黃。
帝臨二。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壧處頃聽。枯槁復產。乃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天胎。
羣生堪堪。惟春之祺。
青陽三。
朱明盛長。專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敷華就實。既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
神若宥之。傳世無疆。
朱明四。
西顥沆瀁。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姦僞不萌。祅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
附而不驕。正心翊翊。

西顥五。

元冥陵陰。蟄蟲蓋臧。少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斂之時。掩收嘉穀。

元冥六。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雷電。降甘露雨。百姓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於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竽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惟泰元七。　建始元年。丞相匡衡奏罷鸞路龍鱗。更定詩曰。涓選休成。天地並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祀。媼豫爲紛。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溢。合好效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瑤磬金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神奄留。臨須搖。長麗前。淡光燿明。寒暑不忒。況皇章。展詩應律。銅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羣神夕奄。虞蓋孔享。

天地八。　丞相匡衡奏罷黼繡周張。更定詩曰。肅若舊典。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徧觀是邪謂何。

吾知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誓黃其何不徠下。

日出入九。

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爲友。　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

天馬十。　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

天門開。詄蕩蕩。穆並騁。以臨饗。光夜燭。德信著。靈燾平。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夷石爲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寒隕光。照紫幄。珠煇黃。幡比翡回集。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神裴回若留放。殣冀親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漻上天知厥時。泛泛滇滇。從高斿。殷勤此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宏以昌。休嘉砰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閡。紛紜六幕浮大海。

天門十一。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參侔開闔。爰推本紀。汾脽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鐘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

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直往寧。馮蟜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景星十二　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效異。披圖案諜。元氣之精。回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齊房十三　元封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后皇嘉壇。立元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假狄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

后皇十四。

華爗爗。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車千乘。屯昆侖。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扱闌堂。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儳儳。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揄。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神安坐。鵕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若雲。增陽波。徧臚驩。騰天歌。

華爗爗十五。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揚浮雲。抶嘉壇。椒闌芳。璧玉精。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于神。若有承。廣宣延。咸畢觴。靈輿位。偃蹇驤。弁汨臚。析奚遺。淫淥澤。涇然歸。

五神十六。

朝隴首。覽西垠。雷電燎。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匈虐。熏鬻殛。闢流離。抑不詳。賓百僚。山河饗。掩回轅。鬻長馳。騰雨師。灑路陂。流星隕。感惟風。籲歸雲。撫懷心。

朝隴首十七　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榮泉。赤雁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象載瑜十八　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雁作。

赤蛟綏。黃華蓋。露夜零。晝晻藹。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寒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禗禗。象輿轙。票然逝。旗委蛇。禮樂成。靈將歸。託元德。長無衰。

赤蛟十九。以上並禮樂志。

角抵

武帝元封三年作角抵戲。本紀文穎曰。名此樂爲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伎樂也。師古曰。抵當也。

六年。京師民觀角抵於上林平樂館。本紀。

孝武之世。開玉門。通西域。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徒浪反。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西域傳贊。晉灼曰。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輕體善緣者也。碭。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巴俞之人。所謂賓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

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于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花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翻戲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爲此色也。元帝初元五年。罷角抵戲。本紀刑法志云用貢禹議。

西漢會要卷二十三

宋徐天麟撰

輿服

天子車旗皇后太子附

王車黃屋左纛。高紀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爲之。如斗。或在旁。或在轅頭。或在衡。

文帝初立奉天子法駕迎代邸。本紀案三輔皇圖云。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備千乘萬騎出長安。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法駕京兆尹奉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

宣帝初立。太僕以軺獵車奉迎曾孫。宣紀文穎曰。軺臘小車。前有曲輿。不衣也。李奇曰。闌輿輕車也。師古曰。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

乘輿副車。霍光傳。

輜車。張良傳。上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賈捐之傳。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繫橦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

屬車間豹尾中。揚雄傳。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

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而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見司馬相如傳。

甘泉法從。揚雄傳注云。從法駕也。

翠鳳之駕。揚雄傳師古曰。天子乘車。爲鳳形而飾以翠羽也。

千乘霆亂萬騎屈橋。揚雄傳。

乘鏤象六玉虯。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輅。六玉虯。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虯。龍子有角曰虯。拖蜺旌。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繼靡。爲旌。有似虹蜺之氣也。

雲旗。畫龍虎於旒。似雲氣。前皮軒後道游。皮軒之上以赤皮爲重蓋。天子將出道車五乘。游車九乘。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司馬相如傳。

乘輿乃登夫鳳凰兮翳華芝。師古曰。鳳凰者車以鳳凰爲飾也。翳蔽也。以華芝爲蔽也。駟蒼螭兮六素虯。四六駕數也。螭一名地螻。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于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揚雄傳。方並也。

張燿日之元旄。揚雄傳。漢舊儀云。皇帝車駕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以木牛丞其下。取其負重致遠。

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立歷天之旃。曳捎星之旃。同上。

舉洪頤。植靈旗。同上。洪頤。旗名也。

建翠華之旗。司馬相如傳師古曰。以翠羽爲旗上葆也。

羽葆。韓延壽傳。

皇太后御小馬車。霍光傳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殿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

綠車。金曰磾傳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

太僕掌輿馬。屬官有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伏儼曰。主乘輿路車。又主凡小車軨令之小馬曲輿也。

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掌置。並百官表。

高宛制侯丙猜會孫信。坐出入屬車間免。功臣表。天子出入行陳。列屬車而輒至其間。

先驅旄頭

旌旗鼓車。旄頭先驅。燕王旦傳師古曰。凡此皆天子之制。又東方朔傳應劭云。旄頭以羽林爲之。髮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前。

先驅旄頭。劍挺墮墜。梁邱賀傳師古曰。先驅導駕者。若今之武侯隊矣。

先驅光祿大夫張猛。師古曰。廣德傳。

奉車

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百官表。

夏侯嬰爲太僕。轉爲滕令。因奉車。

霍光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

杜延年久典朝政。出卽奉駕。並本傳。

散騎並乘輿車。百官表師古曰。騎而散從亡常職也。應劭漢官曰。前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騎並乘輿車。獻可替否。

謁郎。劉向傳十二爲謁郎。

參乘

陳平亡楚來降。漢王拜平爲都尉。使參乘。本傳。

周緤以舍人從高祖。常爲參乘。本傳。

文帝自代來。令宋昌參乘。文紀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參乘。參者三也。蓋取三人爲名義耳。

文帝朝東宮。趙談驂乘。爰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獨奈何與刀鋸餘人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本傳。

張釋之爲謁者僕射。文帝召驂乘。徐行。問秦之敝。具以質言。本傳。

衞綰爲中郎將。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不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本傳師古曰。言以此特識之。

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霍氏之禍。萌於驂乘。霍光傳。

金日磾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出則驂乘。本傳。

警蹕

出稱警。入言蹕。文三王傳。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入。入亦有出。漢儀注。皇帝蜚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

出稱蹕。入言警。韓安國傳。師古曰。蹕止行人也。警令戒肅也。天字出入皆備此儀。而今云出稱蹕入言警者。互舉之耳。

文帝拜張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迺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本傳。

廐馬 雜錄附

太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騶騄承華五監長丞。百官表。徐天麟按漢舊儀云。天子六廐。未央。承華。騶騄。騎馬。路軨。大廐。馬皆萬匹。三輔黃圖。都廐。天子車馬所在。中廐。皇后車馬所在。

漢初天子不能具醇駟。食貨志。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元帝初元元年。詔太僕減穀食馬。

二年。罷黃門乘輿狗馬。

五年。詔乘輿秣馬毋乏正事而已。

成帝建始二年。減乘輿廄馬。倶本紀。

雜錄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賈捐之傳。

武帝元鼎四年。馬生涯注水中。本紀。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作天馬之歌。本紀。

後代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樂書。

金日磾轀黃門養馬。牽馬過殿下。馬又肥好。拜爲馬監。本傳。

上官桀遷未央廄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外戚傳。

元帝時。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廄馬百餘匹。方今廄馬食粟將萬匹。今民大飢。而廄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願減損乘輿服御廄馬。可亡過數十匹。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

太僕減食穀馬。貫傳。禹

百官車（雜錄附）

漢初將相或乘牛車。食貨志。

景帝中六年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本紀徐天麟按。後漢志云。景帝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末軓有吉陽筩中。二千石以上右轊。三百石以上。皂布蓋。千石以上皂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畫杠。其餘皆青云。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本傳。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

吳楚誅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高五王贊。

黃霸爲潁川太守。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本傳。

杜延年爲御史大夫。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賜安車駟馬。罷就第。本傳。師古曰。坐乘之車也。徐天麟按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皁蓋。倚鹿較者。畫立鹿于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爲伏熊之形也。

薛廣德爲御史大夫。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廣德東歸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本傳。

武帝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武紀。師古曰。以蒲裹輪。取其安也。

田千秋爲相。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出入官殿。故因號曰車丞相。本傳。

武帝聞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召乘。枚乘傳。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奏車服制度。本紀。

雜錄

輜車。張良傳。師古曰。衣車。

廣柳車。季布傳。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爲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翣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爲載以喪車。令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輦者耳。非此之謂也。

軺車百乘。牛車千兩。貨殖傳。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爲不疑傳。

蔡義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爲義。買犢車令乘之。本傳。

東平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王尊爲相。召敕厩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王尊傳。

楊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韓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

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蕭望之劾延壽上僭不道

哀帝召龔勝爲諫大夫勝薦龔舍寧壽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縞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

韋元成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元成自傷貶黜父爵作詩自劾責曰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婧彼車服黜此附庸四方羣后我監我視

威儀車服惟肅是履並本傳

鮑宣爲豫州牧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爲衆所非宣坐免鮑宣傳

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劉向傳

王莽謁九廟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爲龍文衣著角長三尺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王莽傳

西漢會要卷二十四

宋徐天麟撰

輿服下

天子冠服皇后太子附

高祖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八年。令曰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本紀。徐天麟按後漢輿服志云。劉氏冠。楚冠制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爲祭服。尊敬之謂也。

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相國臣何等議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孚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魏相傳。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朝祭百事。

文帝身衣弋綈。本贊。又賈誼云。帝之身自衣皁綈。

孝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綈無文。東方朔傳。

聖文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揚雄傳。

昭帝元鳳四年帝加元服。本紀師古曰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

皇太后賜御府衣迎宣帝。宣紀按少府屬官有御府令主天子衣服。

元帝初元五年罷齊三服官。本紀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徐天麟按貢禹傳禹奏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天子納其言罷齊三服官。

百官冠服雜錄附

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見上。

景帝中六年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無異令長吏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本紀。

皁衣。谷永傳曰陛下擢之皁衣之吏蕭望之曰張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皁衣。

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武紀。

柱後惠文。張敞傳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獬廌一角今冠兩角以獬廌爲名耳師古曰纚卽今目方紗也山爾反。卷去權反。

郎侍中皆鶡鷄冠貝帶。佞幸傳師古曰以鶡鷄毛羽飾冠司馬相如傳師古曰鶡鷄鷙鳥也似山雞而小鶡背毛黃腹下赤頸綠色其尾毛紅赤光彩鮮明今俗呼爲山雞其實非也。

貂羽黃金附蟬。燕王旦傳注云侍中之飾。

司隸冠進賢冠百官表

仄注冠五行志李奇注云仄注冠曰高山冠齊冠也謁者服

皮弁素績孝平王后傳劉歆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爲冠形如人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字或作積積謂襞積之若今之襩爲也

方山冠五行志鄧展曰方山冠以五采穀爲之樂舞人所服

雜錄

武安侯田恬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外戚表師古曰襜褕直裾褌衣也

朱博爲刺史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本傳

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本傳

婁敬見高祖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婁敬傳

江充召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武帝許之充衣紗穀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本傳

雋不疑見暴勝之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本傳

董偃綠幘傅韝東方朔傳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韝形如射韝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傅著也即今之臂韝也

臣庶衣服

漢初定與民無禁紱傳師古曰國家不設車旗衣服之禁

高祖八年。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紵紈罽。本紀。

文帝時。賈誼上疏言。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閨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纕以偏諸。美者韠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本傳。

成帝永始四年。詔公卿列侯多蓄奴婢。被服綺穀車服過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本紀。

成帝微行。私奴客皆白衣袒幘。帶刀持劍。五行志。

白衣。龔勝傳。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

璽

漢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旁。本紀。又霍光傳注云。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行璽信璽。比符節璽。又漢舊儀云。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

代王至。周勃跪上天子璽。文紀。

符璽御史。周昌傳。趙堯爲符璽御史。百官表云。其御史尚符璽者有印綬。

霍光輔少主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恐有變難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

霍光奏昌邑王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並本傳。）

初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卽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旣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滅族也。舜旣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迺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元后傳。）

羣臣璽綬印

諸侯王金璽盭綬。（盭音戾。綠也。漢舊儀云。諸侯王黃金璽橐佗。紐文曰璽。）

相國丞相金印紫綬。高帝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

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左右前後將軍金印紫綬。

御史大夫。銀印青綬。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綬和元年。長相皆黑綬。建平二年。復黃綬。（以上並百官表。）

武帝太初元年。正歷以正月爲歲首。數用五。（本紀。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屬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楊僕懷銀黃垂三組。（本傳。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懷三印。故三組也。）

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食貨志上。）

匈奴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本傳。王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

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嚴助傳。）

印載。（陳遵傳。謂印之組也。）

符節

天子璽符節。（高紀。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爲契者也。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將命者持之以爲信。）

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本紀。

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本紀。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

武帝征和二年。更節加黃旄。初漢節純赤。以戾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本紀。及劉屈氂傳。

少府屬官有符節令丞。百官表。

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呂后紀。

齊王欲發兵誅諸呂。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高五王傳。

七國敗。弓高侯告膠西王印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王其自圖之。吳濞傳。

武帝曰。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嚴助傳。

御史中丞劾馮野王持虎符出界歸家。遂免。本傳。

淮南王盜寫虎符。賈捐之傳。

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嚴助傳。

伍符。馮唐傳。伍伍相保之符也。

衞太子擅發兵。盧賀坐受太子節。掠死。功臣表。

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要斬劉屈氂傳

霍光奏昌邑王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從官持節從本傳

關傳

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本紀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本紀應劭曰以七國新反備非常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本紀

寧成詐刻傳出關本傳

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本傳

西漢會要卷二十五

宋徐天麟撰

學校上

太學

高帝尙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儒林傳序。）

武帝興太學。（本贊。徐天麟按三輔黃圖云。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

董仲舒對策曰。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本傳。）

元朔五年。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

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闕。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未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儒林傳序。

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訖于元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儒林傳贊。

元帝初元五年。罷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永光三年冬。復博士弟子員。本紀。

辟雍

武帝封泰山還。兒寬上壽曰。開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雍。兒寬傳。師古曰。祖始也。古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景十三王傳。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

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爲宰衡。欲燿衆庶。遂興辟雍。因以篡位。世祖中興。迺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禮樂志。徐天麟按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武帝對之。三雍宮即此。平帝元始五年。劉歆孔永孫遷平晏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得萬國驩心。功侯各千戶。恩澤侯表。

郡國學

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遣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

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循吏傳。）

元帝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儒林序。）

平帝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本紀。）

何武爲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本傳。）

圖書上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藝文志。下同。）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于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今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二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于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

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愈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及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與左邱明觀魯史記因與以立功。就敗以成罰。邱明論本事而作傳。及末世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

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故文字讀皆異。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並列篇。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